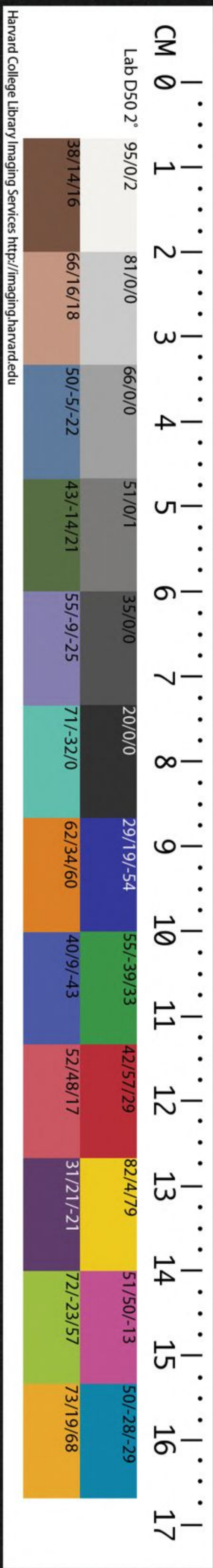


T 2516/7928(5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55



卷之百九

梁二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

梁書二

列傳

武帝諸子

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誦五經。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思戀不樂。高祖知之，令五日一朝，或數日乃還宮。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母丁貴嬪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帶，及薨，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宣旨曰：禮不勝喪，比於不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孝有我在，那得哀毀如此。可強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病，正為汝如此。胸中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太子雖奉勅，日止一溢，不嘗菜果。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明於庶政，高祖使省萬機。每奏事，有謬誤詐妄，皆令改正。未嘗彈糾，平斷刑獄。多所全宥。士人應死者，必降長徒。天下稱仁焉。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性好籍篇，有書三萬卷。與學士商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宜奏女樂。太子不答，但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在東宮

梁武好佛
昭明自是
因聚所生
南爾者東
宮在北也

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勅賜女妓一部，非所好也。每聞百姓賦役勤苦，憂形於色。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高祖憂，有勅參問，輒自力手書。疾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薨年三十一。詔斂以衮冕，諡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驚悼。百姓號泣滿路，四方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初丁貴嬪薨，太子求善墓地，將斬草，有人因闔人俞三副求賣地，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

蠟鵝及諸物理長子位。鮑邈之魏雅並爲宮監。邈之與雅有隙。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止。唯誅道士。太子終身慚恨。故帝不立其嗣。邈之後爲簡文所誅。帝旣廢嫡立庶，海內尊嗜，故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統長子歡，封豫章王。薨，子棟嗣。簡文見廢，棟方與妃張氏鋤葵。法駕奄至，棟不知所爲，泣而升輦。踐祚未幾，讓位於景，封淮陰王。及弟橋、穆，鎖於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弼於道，崩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懼之。初，王僧辯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

唐釋該死

平賊之責，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遣他人。帝乃別勅將軍朱買臣、會簡文已被弑，棟等與買臣遇，呼上船共飲，並沈於水。南康王績，武皇帝之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薨年二十五。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子會理嗣，爲南兖州刺史。侯景圍京城，會理將入援。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僚佐曰：紹先書非天子意，請拒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何忍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

是伍尚

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行，紹先入廣陵，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起義，謀襲侯景，約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免會理官。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妄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義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敬禮從之。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蕭賁以告王偉，偉收會理及其弟祁陽侯通理，皆遇害。弟又理生而簡王薨，至三歲，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號泣不止，諸宮人莫

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悲不自勝。帝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封安樂侯。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生當無愧古人。」侯景人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還廣陵，入齊爲質，乞師。景遣董紹先據廣陵，追獲之，防禁甚嚴，不得與兄相見。乃請還都，入辭。母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願語兄善爲計，勿以我爲念。」家國帖危，死無所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人元貞忠正可託後事，乃以玉柄扇贈之。貞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左右謀應景，劫又理送都殺之。時年二十二。元貞悟前言，

往收葬焉。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大同元年為荊州刺史。薨，續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庫盈溢。臨終，遣參軍謝宣融，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諡曰威子。應嗣不慧，王薨至內庫，見金錠，問左右曰：「可食不？」答曰：「不可。」曰：「既不可食，並乞汝。」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攝南徐州事，躁虐驕僭，喜怒不恒，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

如曰：「躁虐。」綸怒，令吞鮓而死。道路以目，出逢喪車，奪孝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以聞，帝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綸自陳無罪，因剝禡而捶之於庭，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轎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還都，以聞。帝遣禁兵收之，將於獄賜死。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削爵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為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令客戴子高戴瓜李徹，趙智英刺殺之。智通子敞之訴冤，帝懸錢百萬購賊。遊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聞，敕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徹、智英、子高踰墻免。敞

之載瓜等出新亭炙而食之。綸鎖在笈，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拜郢州刺史。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晝夜兼道，率西豐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距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奔還京口。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臺城陷，綸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元帝書曰：伏以先朝

聖德孝治天下，九族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以幼陵長，遂至交鋒，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雖有書問，雲雨傳流，嗚啞其間，委悉無因。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皆知君父，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汝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格蒼穹，憑靈宗祖，晝謀夕計，共思匡復。其餘小忿，悉宜寬貸，誠復私憾難平，將柰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割其情，弘豁以理。今已喪都城，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瀉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幸勉思大

計忍待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亾。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失。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有事抽掣。必廢備境。窺伺竊發。後致分兵。是自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乘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攻洞庭。兵戈不戢。雍州必引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難。西秦勢爲外腫。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採聽風謠。

秦石至言

博叅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自我國家。五十許年。德格玄穹。恩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義奮發。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惟主唱耳。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讎。其間禍患。略具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吾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更上止。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無因進取。致使賊景假息緩誅。每增號憤。啓處無地。計蕭湘穀粟。猶當紅委。今阻兵湘峽。惟事交爭。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企望。唯

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願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弱兵寡，安能爲役。所冀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莫不掩泣。綸大修兵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辨率舟師一萬以逼之。綸將劉龍虎等降，綸軍潰。與子確等走武昌。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馳往迎之，收散卒屯於齊昌。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使鐵騎二百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元帝所任，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城

暴死該死

主李素，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遣大將楊忠率衆攻綸於汝南。綸閉城距守，忠攻之不克。死者甚衆。及李素中流矢卒，城陷。綸被執，不屈，遂害之。投於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爲立祠廟。岳陽王詵遣使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後元帝議加諡尚書左丞劉歆，議怠政交外曰：攜從之二子堅、確。堅性庸騃，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大駭。袖以白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書佐董勛華白曇期等以堅私室醞釀烹宰，無所沾及。忿恨，夜引賊登樓，城陷。堅遇害，確封永安侯。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

年羨之怨

史紀 卷之十一
為狂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每臨陣對敵，意氣閑
詳，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騁不倦。諸將服其壯勇，綸軍敗賊
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奔朱方，侯景乞盟，憚確在外，啓召確
入城。確知景必渝盟，欲南奔。綸迫之使入，確不肯。綸曰：「汝欲
反耶？」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
以意推之，其事可見。我入何益？」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
確堅執不從，綸大怒，謂趙伯超曰：「卿為我斬之。」伯超拔刀指
確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遂入。及景背盟，城陷，確排
闥入啓。武帝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對曰：「人皆潰散，
臣親自格戰，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止當自晦
何必賣弄

命也

何恨使確為文勞景，景見確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
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勸景
除之。綸遣唐法隆導確外奔，確曰：「侯景輕佻，確不惜死，欲手
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王，願勿以我為念。後與景獵鍾
山，引弓將射景，弦斷，賊遂殺之。

武陵王紀，高祖第八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授益州刺史。侯景
陷臺城，紀總戎將發益鎮，湘東王繹使胡智監以書止之，曰：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
孫劉，各安境界，情淡魯衛，書信恒通。紀遂不赴援。高祖崩，紀
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司馬王僧略參軍徐忬固諫，紀殺之。

喪心久
紀聽之
勇無以氣

太清五年四月紀率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
陝五月魏將尉遲迥帥衆侵蜀潼州刺史楊乾遇降迥趨成
都紀次於西陵舳艫翳川旌甲耀日軍容甚盛世祖命將軍
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
物情恇擾世祖甚懼法和告急世祖拔任約謝答仁於獄撤
禁兵以配之紀攻絕鐵鎖世祖與紀書令其還蜀紀不從遣
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約答仁與戰破之旣而陸納平
諸軍並西赴紀遣尚書樂奉業至江陵請依前旨還蜀世祖
不許遊擊將軍樊猛率兵至紀在船中繞牀而走以金擲猛
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得見殺足下金將何

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獲不成
功也猛率甲士升舟第五子圓滿馳來救父紀首已落滿軀
亦分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
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噐甲殷
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
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
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及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造有
金百造銀五倍之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
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
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初紀將僭號栢殿柱繞節生花

如芙蓉其莖四十有六，靡靡可愛。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死年四十六，長子圓照與弟圓正付廷尉，絕飲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不如圓滿死得爽烈

蕭穎胄

穎胄原列齊宗室，武帝始事由於穎胄，故入梁書。

蕭穎胄，齊高祖從弟子也。爲秘書郎，高帝謂其父南豐伯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明帝慕儉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

甚慚，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勅穎胄移居人人城，百姓驚恐欲南度。穎胄以賊勢尚遠，未卽移。魏軍尋退，和帝爲荊州刺史，以穎胄爲長史，行府事。東昏誅戮羣公，委任廝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共襲武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還回十餘日不進。武帝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并襲荆襄，書與穎胄勸同起兵。穎胄意未決，山陽聞之，不敢入城。穎胄夜呼叅軍席闡、文柳忱共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今衆寡又不敵，若破雍州之後，復不爲朝

史紀 卷之九十九
廷所容不如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可成。今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柳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京師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直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近之明鑒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山陽若敗。荆州必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淡慮之。穎胄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於武帝。穎胄有器局。旣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數千兩。爲龍埋土中。歷世相傳。稱爲下方黃。

鐵。穎胄取金龍以充軍實。因歎曰。往年江祏斥我。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武帝遣將軍楊公則剋巴陵。進向湘州。穎胄遣人謂武帝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方可進兵。武帝不從。穎胄乃遣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和帝卽位。穎胄爲尚書令。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率師隨武帝圍郢城。陷之。帝進江州。使穎達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武帝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舉兵侵荆州。穎胄遣軍拒之。兵敗。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時輔和帝處上流。自以職居將相。不能拒制。惠訓愧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武帝圍

建康和帝密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建康平，惠訓眾潰，始發喪。和帝詔贈丞相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穎達封作唐侯，為豫章內史，甚不悅。將發，預華林宴，辭氣不平。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曰：「我今日容色，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復勸我酒？」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或傳其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治州事。遷右衛將軍。卒。子敏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皆就於野次。張

弩損腰卒

王茂

王茂，太原人，身長八尺。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為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亾，求為邊職，除雍州長史。武帝浚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或譖茂反，帝弗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腹心勸除之。帝曰：「將舉大事而殺驍將，非策也。」乃令鄭紹叔往候之。遇茂臥疾，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安臥耶？」茂即擲枕起，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之，結為兄弟。及發雍部，以茂為軍鋒師次。

人不知足
至此
武帝待功
臣亦自難

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義
軍稍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
翼茂而進大破之茂勲第一建康平以茂爲侍中護軍將軍
封望蔡公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
亾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而以余妃賜茂潘之
亞也羣盜燒神虎門茂率兵赴之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
盜反走自表解職不許江州刺史陳伯之叛以茂爲刺史討
之伯之奔魏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進車騎
將軍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頗怏怏侍宴醉
後見於辭色武帝不責也進司空茂性方正雖僕妾莫見其

忠

情容卒諡曰忠烈

曹景宗

曹景宗新野人嘗匹馬卒逢蠻數百圍之景宗馳騎四射每
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知名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
景宗爲偏將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託跋英四萬人顯達崑
其功景宗無怨言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浚自結附義師起
景宗領兵爲前鋒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重兵屯新亭選精
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定師行日久噐甲穿
弊居士望而輕之前薄景宗景宗馳戰居士奔潰景宗盡獲
其衆與王茂破王珍國於大航軍士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

史綱 卷之十一
宗不能禁，天監元年授郢州刺史，封竟陵侯。景宗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部曲殘橫，民厭苦之。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景宗頓兵不出。司州陷，御史中丞任昉勸之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魏托跋英圍昌義之於徐州。高祖遣景宗援之，詔待衆軍俱進。景宗欲揣其功，違詔先進，值暴風，軍不得渡，乃還。高祖聞之曰：「景宗不進，其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衆軍俱進，破賊必矣。及豫州刺史韋叡至，與景宗進屯邵陽洲。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千餘人，徑渡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

之壘，成使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恣芻牧焉。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叡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士卒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躡大眼，至滅水上，伏尸相枕。昌義之逐英至浴口，英匹馬入梁城，生擒五萬餘人，軍糧器械，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僕射沈約賦韻。景宗啓求賦詩，帝曰：「卿人才英拔，何必在一詩。」景宗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便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賞不

後恐不成
而此已許

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付左史進爵爲公。景宗好內妓妾數百，皆曳羅綺，性躁動，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鹿，射之，饑食其肉，渴飲其血，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高祖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稱下官。高祖以爲笑樂，卒諡曰壯。景宗齊末，任意陵郡，其弟義宗居雍州，賈人向氏欲以妹適之，裝錢百萬，義宗遣人諮景宗，景宗題書後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錙，竟娶之。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哀毀，廬墓三年，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異之。爲刺史殷琰主簿，琰叛，宋明帝遣將軍劉劭討之，琰將請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主，便歸身朝廷，何可北面異域。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欵，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詳請充使，乃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解圍退舍，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請反命，呼城中人語之。卽日琰出一州以全，齊明帝輔政，雅重之。引

詳及裴叔業密議，詳不對。帝怪之，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出爲義陽太守，遷西中郎司馬。高祖兵起，詳與穎胄同歸。誠款天監三年，遷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刺史登此山，輒被代，皆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卒，子亶，字世龍，爲驍騎將軍。普通六年，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軍自南道攻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使亶代之。遂與魏河間王元琛頻戰，克捷。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魚弘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破之，進攻黎漿，將軍韋放自北道來會。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

萬石。詔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兵荒，百姓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民戶充復。卒於鎮，贈車騎將軍，謚曰襄。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端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坐。高祖曰：「溢與卿疏近？」亶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與亶已疏，曰：「卿傖人，不辨族從。」亶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聞者善之。」亶歷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弟夔，字季龍，爲司州刺史。帥將軍裴之禮、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元慶

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來會，慶和請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心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皆烏合，召募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受降納附，淡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夜遁，眾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鎮廣陵。夔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侯，轉豫州刺史。豫州數遭兵寇，人多失業。夔帥軍人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兄亶先經

吳 顧粲令兄

此任至是夔又有恩惠，百姓歌之。在州七年，遠近歸附，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服習精強，為當時之冠。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以百數。敬愛人士，不以勢位自高。坐中賓客常滿，卒於州。贈侍中，諡曰桓子。譖麓險薄，行為蕭淵明。長史淵明戰沒，復為侯景長史。景叛，譖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剽掠子女財貨。淵明有四妾，章于王阮，並國色。譖至破第，納焉。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民庶盡。人生世上，如輕塵栖草，白駒過隙，懽樂而已。富貴幾時，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窮一時之絕，復為新興永。」

寧二郡太守卒

蔡道恭

蔡道恭南陽人天監初為右將軍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眾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晝夜攻之道恭隨方抗禦魏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填塹道恭於塹內列艫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皆靡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登城者魏軍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兒子僧

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曰吾病勢不支汝等當死守無令吾有遺恨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眾赴援景宗頓兵不前至八月城乃陷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任昉彈文云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偷生棄甲一旦生曹死蔡優劣若是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人父仲懷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劉勔討之仲懷力戰死公則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絕而復甦勔命還仲懷首公則徒步負喪歸里義軍起高祖命公則為先驅至新林公則屯領軍府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登樓指揮城中遙見旌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

則談笑如常。東昏夜選勇士攻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命擊退之。公則所領皆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陷，內出者每被剝奪，公則命麾下衛送之。公卿士庶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左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戶口充復。朝廷議北伐，詔公則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不用，今國家不棄朽儒，任以前驅，馬革還葬，此吾志也。」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接戰，斬之，逐北至壽春，卒於師。贈車騎將軍，諡曰烈。

鄧元起

鄧元起，南郡人。永元末，爲武寧太守，蠻帥田孔明附於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拔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散走。郢州刺史張冲表元起爲中兵參軍，會義兵起，蕭穎胄與書招之，部曲多勸元起歸冲。元起曰：「朝廷暴虐，誅戮宰執，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我老母在西，情豈忍舍？若事不成，受戮昏朝可也。」卽率衆歸高祖。天監初，封當陽侯，益州刺史。初，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畧出迎，蜀人來投者新故三萬餘人，時軍糧匱乏，或說

元起曰蜀土政慢民多詐偽若檢巴西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涪令李膺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勸之義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率富民上米三萬斛元起破季連於赤水進屯西平季連嬰城自守元起圍之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巡視西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季連聞因會高祖使赦其罪季連開城納元起元起送之京師元起得庾黔婁蔣光濟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清潔光濟善謀勸元起爲善政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與子梁紇孫性輕脫與二人志行不同言於元起曰城

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治迹稍損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未至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寇東西晉壽衆勸元起救之元起曰賊寇草竊何事忽忽魏遂陷兩晉壽藻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甚怨之因表其逗留收付州獄自縊故吏廣漢羅研訟之帝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乃爲讐報讐乎貶藻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爲從事別駕庾萇堅執不可大軍至京師萇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萇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何以自明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

蕭懿之子
東昏殺懿
元起與高
祖起義故

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除益州時過江陵迎其母母奉道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不能與汝共禍敗也元起至蜀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敗羅研字淡微爲本州別駕齊苟兒叛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亦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卒官

張弘策

張弘策范陽人文獻皇后之從弟也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母所餘居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弘策與高祖年相輩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愈加敬異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徒席星下語及時事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魏人必動動必亾漢北帝今久疾或有不諱北人必乘機而作然亦爲真主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英雄當興於梁楚間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拜

日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援之。詔代曹武為雍州刺史。弘策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驗矣。遂從高祖西行。高祖表弘策為參軍、常參密議。建康平，高祖遣弘策先入清宮，封檢府庫珍寶，委積弘策。秋，毫無犯。遷衛尉卿。洮陽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不自安，因運荻束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天曉，乃散。官軍捕獲斬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從後殺之。贈車騎將軍，諡曰愍。子緬有學行，襲封洮陽侯。遷侍中。卒。弟纘尚武帝女富陽公

主起家秘書郎。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其居職不過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指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三載方遷。太子舍人出為吳興太守。遷吏部尚書。與參選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詣纘，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遷尚書僕射。纘讓表曰：自出守股肱，人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澁澁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指敬容也。改湘州刺史。治務公平，放老疾吏役，省關市戍邏。州界零陵郡有莫徭蠻，依險為居，歷歲不賓。纘至，遂向化。益陽縣有

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湘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好積聚太清二年改雍州刺史河東王譽代爲湘州纘素輕少王資待甚薄譽留纘不遣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繹鎮江陵與纘有舊纘欲因之以斃譽兄弟時繹率兵援臺至江津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欲待湘東王至方還州纘貽湘東書曰河東已豎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乃沉米而歸纘棄部曲攜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處之城西白馬寺會臺城陷譽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僕觀岳陽似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

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爲然乃要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譽令參軍尹正追之纘以爲赴期大喜及至擒之纘乞爲沙門譽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敗遂殺之纘既貪婪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收其書二萬卷並珍寶財物以綜蜜之屬還其家弟綰與纘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官吏部尚書

鄭紹叔

鄭紹叔開封人高祖臨司州爲中兵參軍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請留高祖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於公義無二心高祖固辭之乃

還及高祖為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東昏忌高祖紹叔兄植為殿直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使為刺客紹叔密告高祖高祖乃於紹叔處置酒待植謂之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帝引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未易圖也紹叔送植於南峴而別義師起為驍騎將軍從下江州留紹叔監州謂之曰前途不捷我任其咎軍糧不繼卿當其責紹叔都督糧運軍無闕乏入為衛尉卿封東興侯卒諡曰忠

呂僧珍

呂僧珍范人也高祖之父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蒙令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高祖帥師援義陽長沙王暢時為梁州刺史魏圍之高祖欲遣使求梁州問眾莫敢行僧珍請往即日單舸上道獲暢書而反高祖臨雍州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高祖招募武猛從者萬餘人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僧珍悟其旨亦陰勇死士私具櫓數百張及師起取檀溪材竹裝為艘艦葺之以茅頃刻立辦眾軍將發爭櫓僧珍出所具付之軍遂濟至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李居士來戰要擊大破之茂移屯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覘僧珍眾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戒將士勿遙射須賊

至塹裏并力破之敵軍越塹拔柵城上矢石俱發僧珍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奔散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僧珍縱火焚其營卽日瓦解建康平高祖受禪封平固侯左衛將軍僧珍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授南兗州刺史僧珍本州也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至棄業欲求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僧珍導從鹵簿到其家不以爲媿徵爲領軍將軍恩遇隆密僧珍性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酒後取一椀食之高

祖笑曰便是大有所進僧珍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謂必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不死俄而果愈今已富貴復發斯病必不起矣贈驃騎將軍諡曰忠敬初宋季雅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爲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有政績

此賢鄰也

柳惔

柳惔字文通世隆次子也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尚書僕射王儉嘗造悅惔世隆謂爲詣已儉至門遣人謂世隆曰賢子見顧今來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爲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昵近小人惔稱疾還都及難作獲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及受命除散騎常侍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及元會帝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臣謹服之無敢封曲江侯遷尚書左僕射卒惔度量寬博頗畏憚其婦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善而爲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然

後妓出惔因留目焉弟暉字文暢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暉每奏舊操嘗感思因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擊琴客効其聲以筯扣之暉驚其清絕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本此暉常言今聲轉失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源流齊竟陵王將朝見暉投壺其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世祖遲之王以實對世祖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暉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書之齋壁每侍宴帝必詔暉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葉承漢遠雕輦逐

風游甚見稱美。帝好奕棋，使暉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人。第其優劣爲棋品三卷，暉居第二焉。帝謂周捨曰：「柳暉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暉著十杖，龜經鑿術精妙，出爲吳興太守。卒，少子偃，年十二，武帝引見，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問其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尚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女爲陳宣帝皇后。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後主卽位，加散騎常侍，性愚戇，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免。惔，暉愷忱兄弟，四人。三兩年間，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時罕比。

韋叡

韋叡字懷文，杜陵人。齊末爲上庸太守。高祖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曰：「吾事就矣。」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天監二年，爲豫州刺史。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攻魏小峴城，未拔，巡行圍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進兵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城遂拔。進討合肥，叡按行山川，立肥水堰，日夜督率，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攻之。魏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勸叡請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兵，豈能有及。且吾求濟師。」

彼亦徵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初肥堰成。使王懷靜築城守之。魏破懷靜。乘勝至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夾堤而戰。魏兵稍却。因築壘以固。堤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城遂潰。俘斬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賓旅。夜算軍書。撫循士衆。常如不及。故人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進次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有詔班師。叡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魏人服其威名。望之不敢逼。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督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兼程而進。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盛。或勸叡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吾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其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潛行水底。得達東城。於是人百其勇。英率衆來戰。叡乘素輿。執如意麾軍。

一日數合。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跨淮通道，樹柵守之。叡裝大艦，治水軍，值淮水暴長，鬪艦競發，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往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前拔其柵，倏忽之間，橋柵盡壞。太守馮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如之。其餘釋甲，稽顙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計。昌義之見叡，且悲且喜，不暇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馬仙埤為魏所敗，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之。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

開大塹，起高樓，眾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不可尚恃勇。魏軍退，遷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及叡為本州儁、光道候。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今乞食矣。」餉耕牛十頭，徵為護軍將軍。閒居無事，慕石奮、陸賈為人，畫之於壁，以自玩。卒贈侍中、車騎將軍，諡曰嚴。叡有雅度，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不肯舍，井竈未成，不先食。所居有政績，被服必於儒者。與裴邃為梁名將，餘人莫及。叡兄纂早知名，仕齊為司徒記室。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叡子放，字元直，高祖遣領軍曹仲宗攻渦陽，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二百餘人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馬被傷不能進放胄貫三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魏軍退走放逐北至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率衆來援放與陳度趙伯超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散遣降人魏諸營壘聞之一時奔潰衆軍斬獲器盡遷北徐州刺史卒放弘厚篤實輕財好施友愛諸弟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姜肱兄弟子粲字長蘅拜太子右衛率大同中帝不豫一日暴劇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問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升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聞之曰韋粲

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不從出爲衡州刺史遷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之亂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如是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安相驚動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馳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應在前但中流任重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隨發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

史綱 卷之百十九
散金帛賞戰士。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楊公洲。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推仲禮爲大都督。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柳司州士馬精銳。久捍邊疆。爲景所憚。所以推之。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俱不復論。師克在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挾私情以沮大計。乃單舸至之高營。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定議。

仲禮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仲禮部分諸將。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以賊必爭之。謂仲禮曰。粲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仲禮曰。青塘迫近淮渚。今欲立柵壘。糧儲船艦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以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粲。粲水陸俱進。值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至曉。壘柵未合。景登禪靈寺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見害。年五十四。粲弟助警。

夫在此

構從弟昂子尼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祭首以示城內太宗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先死行陣世祖諡曰忠貞祭長子臧太子走馬城陷奔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范雲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爲郢州書佐沈攸之舉兵圍郢城雲父抗爲參軍城守雲爲攸之所得攸之令送書入城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固所願也長史柳世隆與雲善乃免之爲竟陵王子良主簿時有獻白鳥者齊高帝問雲此是何瑞雲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悅明帝卽位拜散騎常侍雲淡爲

帝所知帝將盡誅高武子孫雲因言次曰昔豫章王語臣嘗夢在高山上有深院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已望見陛下坐御床備羽儀不知此是何祥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豫章此意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爲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亾奴婢悉付作部買銀輸官雲聽百姓識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郡多豪猾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前內史皆以兵自衛雲撫以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坐事免永元二年爲國子博士初武帝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懽甚帝卜居東郊雲亦築室相依嘗與帝同宿顧暲之舍暲之妻

方產有鬼將入反走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東昏遇弒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帝恩待如舊遂叅贊謨謀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梁臺建遷侍中高祖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為言未之從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復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采奈何龍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賜錢百萬以余氏賜茂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待中叅乘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今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

對曰願陛下日慎一日遷吏部尚書封霄城侯雲盡誠翊亮知無不為高祖亦推心任之嘗侍宴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結兄弟好我今為天下主汝宜呼之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遷右僕射雲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宅新成咳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人以為難初帝加九錫雲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可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即起二年果卒帝即日臨殯贈衛將軍諡曰文有集三十卷

沈約

沈約字休文，璞之子也。約年十三，遭家難，潛竄，會赦免，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所讀輒誦之，博通羣籍。宋末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管書記，特被親遇。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得卿談論，欣然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高祖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不應，他日又進口。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尺寸之功。今兒童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識云「行中水作天子」，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也。高祖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

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一旦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若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更有人方同公作賊耶？約出，高祖以問范雲。雲對與約同。高祖曰：「智者乃爾相符耶？」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至，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及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高祖謂雲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

封建昌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以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以書陳情於勉，曰：「聖道聿興，謬逢嘉運，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邇日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尚似全人，而筋力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移，舊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之，豈能支久，若復不休，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

才力所堪，圖思報効，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伊皇祖之不辰，逢時艱之孔棘，訪安土而遷移，掩閑庭以晏息，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窳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旣西而復東，迹平生。」

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應屢
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其無爽。值
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
持。敖傳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
所嗜。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
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攸集。築叮嚀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
由妨基而剪巢。決滄溇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
渠。樹修楊於南浦。織宿楚以成門。藉修竹而爲戶。旣取陰於
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匿室以遠臨。闢高軒而傍覩。羅窓映

牖。接霽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翻泊頡頏。遺音
下上。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以來往。大鴻小雁。修鷁短鳧。曳
參差之弱藻。戲瀨潏之輕軀。碧鱗朱尾。修顛偃額。小則戲渚
成文。大則噴流揚白。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尋井田
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
衷而踟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安
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回余眸於良域。覩高館乎茲嶺。
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如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
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
高騁。匪爽言以自媵。異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

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疎枝拂日墜石堆星
 岑崆崒岬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燈橫插洞穴斜
 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欵踣郊坳素烟晚帶白露
 晨縈近循一巖異色遠望百嶺俱青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
 而後豁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閤蘿葛檐梢松栝
 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
 望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
 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
 蓬華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

為清論所
 嫌也

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
 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約左目重瞳子聰明過人好
 墳籍聚書至二萬卷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為宗
 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
 宮人帝問識座中客否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
 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取則當世謝
 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
 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
 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
 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高祖有憾於張稷稷

禪代不由
已是也為
何欲封廣
州亦云不
可
此小事何
不讓善約
癡甚

卒與約言之約曰稷獲罪聖明故以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史且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約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起歸內殿約懼不覺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禳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由已高祖遣醫徐瑒視約疾還具以狀聞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當羞死帝以其不遜欲抵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數使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年七十三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改謚為隱約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年二十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勅許焉逾二十年為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齊建元四年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勅換起居注五年又勅撰宋書六年畢功表上之曰臣聞六出刊水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浚樹德往朝立勛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虞帝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近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

廣事類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君暴主前世罕
二國豐家禍曠古篋書又宜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著作郎
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時其志唯天文律歷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尋值病亾仍使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
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
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自永光
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缺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
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

宋武之功
討桓爲大
何謂非關
宋代

方來難以取信臣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
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
琨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及宋典劉毅何無忌孟昶諸葛
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
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
躬跼踖覩汗亾厝本紀列傳合七十卷繕寫已畢今謹奏呈
所撰諸志須成績上其所撰齊紀二十卷梁高祖紀十四卷
文集一百卷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獨
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用約論詩有平頭上尾

四聲外謬
甚多但自
唐行之至
今有幸存
焉

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其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初爲道人嘗敝衣於瓦棺寺聽法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人斌笑曰既有叙勛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江淹

江淹字文通考城人爲奉朝請宋南兗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奸士淹客焉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其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見戮是以義士烈女伏死而不顧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暨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巖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太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擊瑟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盼以顏色實佩荆卿

身終 卷之一百一十九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處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示，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衆毀銷金，積讒糜骨，陳平取疑於盜嫂，伯魚被名於不義。二子之才，猶或

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差，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良知之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當鉗口吞舌，伏劍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主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醇。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心旣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耑據上流，咸勸因此舉。

事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亾。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復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為吳興令。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參軍。事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袁眾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誅。紹跨躡四州。終為奔北之虜。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命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益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措紳不。四敗也。懸兵千里以抗王師。五敗也。雖

豺狼十萬。終為我擒耳。帝悅。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未。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進酒數升。鵝炙垂盡。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表章。皆淹製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掌其任。拜中書侍郎。少帝初為御史中丞。彈劾權貴。內外肅然。遷秘書監。侍中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侍中著之。果如母言。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獨不往。加衛尉卿。固辭不許。淹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天時人事。等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

此亦武備也

史紀 卷之一百十九
事應之何憂之有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授冠軍將軍封醴陵侯淹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忝竊遂至於此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及卒高祖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為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曰前以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揆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見丘遲在側曰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淹自爾文章躓矣宿於治亭又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揆懷中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所著前後集並齊史十志行於世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為衛將軍王儉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瑯琊王融有雋才見昉文常恍然自失性至孝遭母憂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服除拜步兵校尉齊明帝既廢鬱林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濼同氣先帝大漸實奉詔言不忍固辭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驍上將。尚書端揆。臣知不慙。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願曲留降鑒。垂恩聽許。帝惡其指斥甚愠。之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自結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令。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蟲兒。那忽謝我。昉慚而退。高祖霸府建。以昉為記室。叅軍始。高祖與昉過竟

陵王西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曰。我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及即位。遷吏部郎中。出為義興太守。時產子多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妻子食麥而已。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遣裙衫迎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不事邊幅。曳杖巡行。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石。浣衣為歛。百姓立祠堂。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嘗謂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卽日舉哀贈太常諡曰敬昉好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
升擢坐上賓客恒滿時人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
時百姓年八十者遣戶曹掾訪其安否殷耘與到漑書曰哲
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人所推如此時
云任筆沈詩昉甚病之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約用事過多
屬辭不得流便都下慕之轉爲穿鑿子西華南容北叟並無
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西華冬月著
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
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網緼

互感嚶鳴相召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篋若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
陶陶於永夕絡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倫於豺虎
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雁高飛夫至人龍驤雙屈從道汗隆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公叔慨德怨之相掩觀終始
而爲言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
 颺起。豁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
 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壘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
 離焚妻子。誓狗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
 鐘。則有窮谷之賓。繩樞之士。與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

魚貫鳧踊。羽集鱗萃。分雁鶩之稻梁。沾杯竿之餘瀝。銜恩遇
 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培紳美
 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額涕唾流沫。騁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
 雄辨。叙温煖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
 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
 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懽合憂離。
 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雅咏。斯則斷金由於秋。

盜、刎、頸、起、於、徒、隸、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誣、張、王、撫、翼、於、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
 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翮、
 馘、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若、衡、重、鎚、銖、續、動、影、徹、雖、其、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吮、癰、舐、痔、金、膏、翠、羽、將、其、
 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
 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苾、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
 而、未、亾、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徇、利、之、情、未、嘗、
 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
 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
 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
 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
 夙、招、聲、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雋、邁、聯、橫、許、郭、類、田、文、
 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抵、掌、

身經 卷之一百十九
揚眉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奏衣裳雲
合輜輶擊鞞賓朋滿坐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闕
謂登龍門之坂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
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
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束越歸體維浦帳猶懸總門罕漬酒
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
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
行孟門寧云慚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
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噉噉然絕其零濁誠恥

之也誠畏之也到漑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幼子束里
官尚書外兵郎

謝朓

謝朓字敬冲莊之子也宋明帝嘗勅朓與謝超宗從鳳莊門
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不入
時人兩稱之拜侍中齊高帝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長史嘗
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晉革命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
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
如天命有歸吾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必終身北面
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

長史肫仍爲侍中及齊受禪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肫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肫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欲取兼人肫曰我無疾何所道遂出東掖門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世祖請誅肫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中書令復爲吳興太守入覲明帝謀嗣位舊臣皆引叅畫策肫圖避事請還郡弟淪爲吏部尚書肫遣書送酒曰可飲此勿豫人事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床帳褥席給以卿祿武帝卽位徵肫

爲侍中光祿大夫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肫輕舟詣闕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乘輿幸肫宅宴語盡歡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賡別王人迎送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天監三年元會詔肫乘小輿上殿其年遭母憂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是冬卒年六十六車駕臨哭謚曰靖孝肫爲吳興好聚飲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遁節不全清議鄙之子諱不安交接有時獨醉日入吾室者惟有清

謝肫初之
不起終乃
得喪可慨

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位右光祿大夫覽字景滌弟淪之子也尚齊錢唐公主武帝平建業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卒官贈中書令弟舉字言揚與兄覽預元會江淹見之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為新安太守武帝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過臣遠甚唯飲酒不及臣帝悅遷吏部尚書莊淪覽並為此職舉長釋氏善為晉陵郡時常與沙門講經論徵士何胤白虎丘出赴之遷尚書右僕射保身固

寵不能有所發明遷尚書令卒上曰舉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恨未授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泉石之美殆若自然捨以為寺邵陵王綸嘗於婁湖園廣宴酒後裂眾賓冠投之唾壺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張稷

張稷吳郡人幼而性孝母劉氏邁疾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居喪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涕淚兄瑋善彈箏稷母亦能此聞瑋為清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

忠孝之理
東昏之死
稷為戎首
何也

史不言怨
恨之故弑
逆之人豈
能厭其欲
乎
稷宅亦不
宜往

暴虐人心思亂北徐州刺史王珍國與稷謀獻誠於高祖珍
國遂與直閭張齊勒兵入自雲龍門害東昏於含德殿稷召
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下稷曰昔桀有昏德鼎
遷於殷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四海已歸聖
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乃列名遣國子博士
范雲詣高祖高祖受禪授領軍將軍封江安侯帝宴羣臣稷
醉後怨恨形於辭色帝時亦醉曰卿兄殺郡守弟殺人君袖
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實無名稱至
於陛下不得言無功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
其鬚曰張公可畏人遷尚書左僕射與駕將如稷宅以盛暑

裁君之報

孝子之報

珍國鬱快
與張稷同
弑君之賊
彼雖自以
為功人皆
畏而遠之

留幸僕射省舊隣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
不受出為青冀二州刺史會胸山降魏鬱州接邊陲多與魏
人交市胸山叛州人既不自安稷僚吏復侵漁之州人徐道
角等夜襲殺稷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稷遇殺女
以身蔽刃死珍國廣之之子也齊末為輔國將軍武帝兵至
珍國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密遣郗纂奉明鏡於武帝帝斷
金以報之珍國既與張稷張齊殺東昏意望台鼎武帝以為
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被徵入都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
梁山便哭帝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尚未死珍
國起拜謝不能答久之遷都官尚書丹陽尹卒珍國聞帝之

以自

馬仙琕

馬仙琕，鄒人也。齊末，為豫州刺史。義師起，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仲賓以殉。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軍中泣請，乃免。義師至新林，仙琕於江西口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舉哀，謂其眾曰：『我受任寄義，不容降。今眾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父母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可也。』於是悉遣城內兵出，與壯士數十閉門守。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公等可見殺，我義不降。』檻送

可羞

高祖亦能
得人心

好話

建康至石頭，帝命脫其囚，與袁昂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及至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不忘，卿勿以戮使斷運為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餉之，便復為用。』高祖悅。仙琕母死，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竭力自効耳。』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口不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人主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何功可論？』胸山民殺瑯琊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仙琕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眾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遷豫州刺史。封含涯侯。仙琕為將，善撫士卒，行軍飲食與厮養最下者。

同、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何、知、壁、壘、險、要、處、所、故、戰、多、克、
捷、卒、諡、曰、剛、

馮道根

馮道根、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郡、
齊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眾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與鄉里
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
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置船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
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聽、果敗、高祖起義師、時道根居
母喪、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
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攻郢城、克

失色者笑
入者也

加湖、道根常為前鋒、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天監二年、為南
梁太守、領阜陵戍、道根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浚未畢、魏將黨法宗率眾
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
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分兵於大小峴、連城相持、魏將高
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魏
軍乃退、六年、魏攻鍾離、高祖詔韋叡救之、道根率眾三千為
前驅、至徐州、道根勸叡進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
根能走馬步地、計足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
攻斷魏連橋、魏軍破、遷豫州刺史、入為右衛將軍、道根每征

戰不言功。部曲或怨之。道根曰：功之多少，明主自知之。吾復何言？高祖嘗指道根示沈約曰：此人口不言功。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道根性儉約，雖貴顯，居宅單陋，無器服侍衛。入室蕭然如素士。當時服其清退，拜都督豫州諸軍事。高祖與朝臣宴別於武德殿，召工圖其形像。道根惶恐謝曰：臣思一死報國家，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曰：馮道根所在，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普通元年卒。是日將春祠，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禴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

臣，有勲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贈左衛將軍，諡曰威。

王瑩

王瑩，偃之孫也。仕齊為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與瑩交惡，及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用一吏曰得丈人教。如湯澆雪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甚愧。懋後在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臠。懋問那得佳味，超宗陽驚曰：義興始見餉，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廢棄久之。永平初，為太子詹事中領軍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

孝嗣枝江縣以爲已封從弟亮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爲吳興束身登岸孝嗣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在其宅差無多慚遷尚書左僕射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之於湖頭衆敗遁還臺城武帝踐祚遷尚書令封建城公進左光祿大夫丹陽尹瑩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缺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子實爲新安太守從兄來郡求告實與錢五十萬不聽於郡散用兄密於郡市貨還都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乃免除南康嗣王長史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惡之實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而起

因啓之實遂廢銅

康絢

康絢其先出自康居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不去後遂以康爲氏祖穆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舉鄉族三千餘家入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父元撫及絢相繼爲華山太守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天監元年除竟陵太守加左驍騎將軍上使畫工圖其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人不其見親如此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

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高帝弗納發徐揚人率四戶取一丁以築之以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二十餘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潰崖岸其性惡鐵因哀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沈於堰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上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巨細畢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蚊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慰勞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上

卒死者十七八高祖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決堰絢命諸軍陣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復遣僞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攻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距戰高祖遣右衛將軍昌義之赴之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濶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潰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雖分流湫猶不減害之

榮武之罪
人矣

所及方數百里魏軍竟潰而歸壽陽城戍徙頓於八公山北
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已必
尸其事及絢來監作救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慚譖絢與魏
交通高祖徵絢還豹子不復修治至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
决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嘔坐
下獄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决普通元年卒

十三年築堰至十五年四月方成兵役二十餘萬死者十
七八至八月而壞成僅四月耳勞民動衆莫此為甚梁武
不忍一竹豈非
問無齒决乎

昌義之

昌義之烏江人天監元年為盱眙太守四年大舉北伐臨川
王督衆軍軍於洛口義之以州兵為前軍攻魏梁城克之五
年臨川王敗還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運城內
糧儲歸北議者以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高祖曰此必進
兵非其實也遣修鍾離城救義之為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
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
洲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城中衆
纔三千人義之隨方抗禦魏軍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
隨之嚴騎自後覺焉有遲回者輒以土迫之俄而塹滿英與
大眼督戰晝夜苦攻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城上頽落之處

義之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每被攻危急，輒馳往救之。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眾二十萬救之。魏軍大敗，英大眼脫身奔走。義之追至洛口，斬首俘生不可勝計。遷護軍將軍卒。

史緯卷之一百十九終

